



张謇与养老院

□陈春华

设立养老院,在张謇看来,既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老有所养这一传统的继承,又是南通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张謇引用《礼记》:“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如果无依无靠的老人流离失所,那么谈何经营地方事业啊。张謇认为:“地方治安第一要义,不仅上等各得其所,必须下等无告之穷民各得其所,故自治须从下级做起。”就是说社会安定,不仅要让富有的人生活如其所愿,也要让贫穷的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

1912年初,张謇刊登了《移生日宴客费并馈金建养老院启》。他在启事中说,我原本是个贫寒子弟,一辈子在乡间忙忙碌碌,我想要做的事,至今也就做成了还不到三四成,不知不觉到了耳顺之年,实在是微不足道。我的生日要到了,很多亲朋好友已经提前来祝贺,我的内心很不安,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来回报大家。我思来想去,还不如把原本宴请客人的钱,在南通城南建个养老院,来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老人。各位亲朋好友,你们与其送给我丰厚礼物,还不如一起筹钱建养老院吧,一个人的享受怎么比得上众多人的安顿,一天的浪费怎么比得上长久的恩惠。

就这样,张謇把本来准备请客过生日的钱和亲朋好友的贺寿礼金拿来办养老院。在南通城南白衣庵西侧,购地3950步,第一年建成外表门、大门、办公室、接待室、看守室,以及男院的工场、宿舍、食堂、厨房、浴室、厕所等。第二年建成病室、药室、清洗场,以及女院的工场、寝室、皮物室、梳理室、食堂、浴室、厕所等。全院大小房屋136间,建筑费共1.822万元,全部开办费用都由张謇承担。

1913年6月16日张謇在《通海新报》刊登《为养老院征求旧物启》,说上海的安老院派两名工作人员,每日徒步推着车子四出征求旧物,比如陈旧的衣、帽、袜、履、帐、被等等,凡是适合老人使用的,都收进来洗净补缀好重新利用。张謇赞叹其用意之勤而慈善之真。因此南通养老院要向上海的安老院学习,派不出人员就登报征求旧的物品,希望社会各界慷慨捐助,比如旧衣、旧帽、旧鞋、旧袜、旧帐、旧被褥、零布、零纱、零线、零絮、零米、零麦、零薪、零炭、粗茶点等。张謇的善举,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当年得到捐款4040元,各种衣物593件。南通养老院(又称第一养老院)于1913年12月开院。之后的日常开销,张謇和二哥张簪又捐助2800元,还得到刘树森、管俭坤、于振声等资助。1915年,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严修,也向第一养老院捐赠了500元。

十年一晃而过,1922年张謇70岁虚岁生日。根据他当年建设第一养老院时的约定,他购买了第一养老院前的空地,建设了一个新养老院。由于张簪之前在海门常乐建设了第二养老院,所以张謇把这个新的养老院命名为第三养老院。5月27日,张謇在第三养老院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可谓情真意切,金句迭出。他说:“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

他继续说:“养老是慈善事业。迷信者认为是积阴功,沽名者认为是博虚名。但是我不这样想,我不过是因为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但是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第一养老院仅容120名老人,现第三养老院可容146名。新养老院的面积未能充分扩张,原因是有某姓产业于其中。此人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希图高价,不肯卖,现在已经去世了。可见人所谓的长寿,并不仅仅是否活得长短。这个人享年八十余,寿命不算短了,但是他阻挠公益,自私自利,和不长寿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他接着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这不仅是张謇办养老院的初衷,也是他兴办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出发点,更是其人生追求所在。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一定要在院子里种菜

□低 眉

很想院子里种菜。不是一般的种。是把院子也弄成一个庭园的样子。只是在设计师原本让种花的地方种一些有叶有花有果并且也可以上桌上碗上茶杯的绿植,不限于蔬菜。

我也知道,我这样做,绝对是被邻居们鄙视的。隔壁邻居大哥一次无意中跟我讲,有个人家竟然在影壁后面秧青菜,太煞风景了。他的原话是:“这个人家没意思。”我知道他想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种名贵花木。可是名贵花木又不好吃。不好吃我干嘛要种它呢。这算什么意思嘛。我们想要的意思各有不同。他想要的意思是名贵而且高级。我想要的意思是能吃而且亲手种。我的感觉,能种菜会种菜有地方种菜能吃上自己种的菜,就是一种很高级的意思了。

邻居大哥压根就不知道,我也是和那个没得意思的人家一样,一心一意要在院子里种菜的。如果他知道我的想法,估计就不会那样跟我讲了。他以为我想要的意思和他想要的意思一样才跟我那样讲的。既然他都那样讲过了,我还是坚持要在院子里种菜我就是一意孤行。这样的一意孤行,会把我推入一个微妙的尴尬境地。有可能会被人腹诽。邻居们鄙视我,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只会心里悄悄想。每当有人经过我家门口,都会轻轻想一下:“这人家的院子没意思。”

我要是真的在院子里种菜,我就真的会每天都被他们这样想一下的。虽然只是很轻地想一下。云一样地想。但我会知道的。我知道他们会这样想。我能感觉到。他们也知道我知道他们会这样想。不在脸上表现出来可他们还是要这样想一下子的。情不自禁的。没有恶意的。纯属一种审美的不同。就是对什么是“有意思”这么一点小事情的理解有所不同。那我也是没得办法的了。总不能不在院子里种菜吧?一个不能种菜的院子,我要它做什么呢,我千辛万苦排除万难弄这么一个院子,就是要在院子里种菜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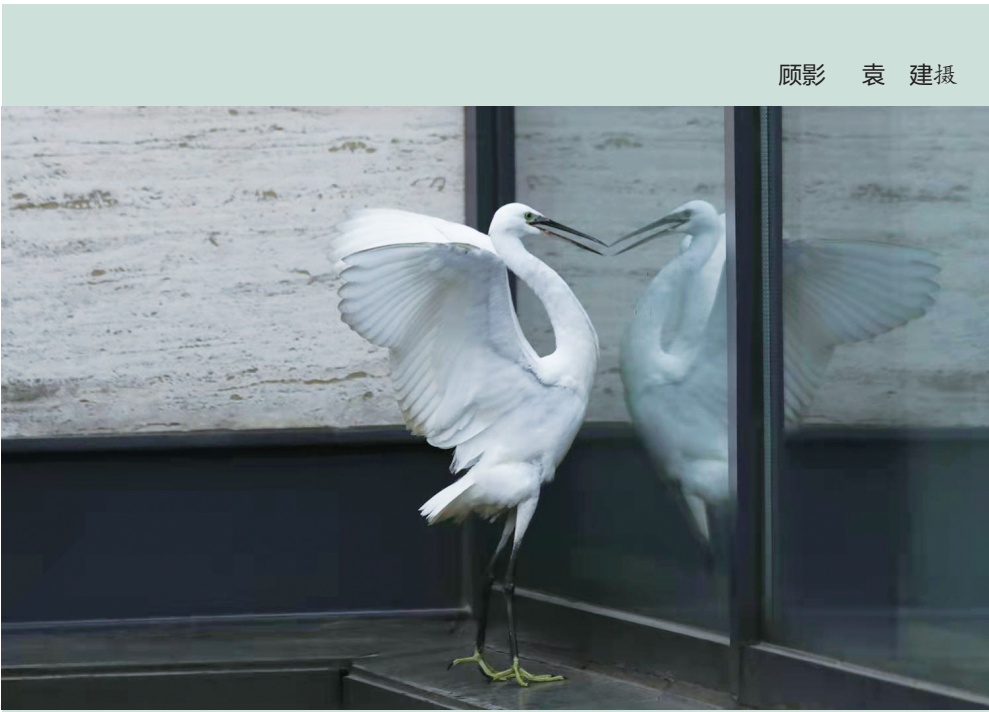
我是真的想种菜。就让他们想去吧。我要做出一个不会在意的样子出来。就当他们没有这样想。而且他们慢慢习惯了就好了。门一关,谁也看不见谁家。而且我种的菜是景观蔬菜,既好看又好吃的。风白已经替我找好品种了。连样子都替我想出来了。她还发给我一个链接,链接里就是北京一个公园种的景观蔬菜。这就更坚定了我种菜的决心。我也可以把自己种的菜送给邻居他们尝尝的。说不定他们也会很喜欢呢。什么东西时间长了都会被习惯。在院子里种菜也一样。

支持我种菜的人,还有晓俭。她一看见我发了想种菜的朋友圈,立刻就让我关注李子柒的视频,让我可以先看看李子柒院子的样子,想想自己的院子。我问她李子柒是谁, she就把李子柒的公众号发给了我。我已经关注了李子柒。我正在想我心中院子的样子。

很多植物,其实都是开花的。比如番薯,比如空心菜,比如青椒。可我就是不记得它们开花的样子。我现在很想知道它们开花的样子。它们生命的全过程我都想知道。很多植物,不仅好吃而且很美。比如秋葵,我妈妈种了几棵,开出来的那黄花!简直灿烂无暇!我要是真在院子里种上了菜,我一定会好好和它们厮磨。我就能知道它们开花的样子,花败的样子了。我也能体会到妈妈种菜时候的心情。用食物传递爱吗。大概就是这种了。

我不仅要要在院子里种菜,还要在院子里长棉花的。因为我的妈妈曾经是个菜农。她就是靠种菜卖菜供我们姐弟俩念书的。既种过菜,也长过棉花。所有爸爸妈妈走过的路,我都要再走一遍的。我就是这么爱洄游。有些人到了了一定的时候,就特别想洄游。在时光里洄游,体会来路。

你们不要阻拦我,我就是要在院子里种菜的。宇宙人都阻挡不了一个菜农的女儿想种菜的妇女心。



顾影 袁 建摄

希望

(下)

□杨 谓

无意间

在充斥着同质化展品的展厅里,人就像陷进了一场无聊的游戏。平庸像一场突如其来暴雨,更像一场瘟疫那样让人绝望,又像被一只巨大的蛇皮口袋罩住了一样难以呼吸。无意间瞥见展厅的角落里有一件“另类”“独立”的作品,蜡梅样脱俗清新,高士样遗世独立,宝石样熠熠发光;像在一群喳喳乱叫的乌鸦中发现了喜鹊白色的羽毛,像一抬头猛看见大雪后弓着腰的竹子又重新挺直了身姿。

独立,醒目美妙的风景。

如画

苏东坡《颍州祈雨诗帖》,叙述以东坡为首的几个文人在祈雨后雅集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帖文,一直不甚明白。

那天苏东坡写了四句“顺口溜”：“后夜龙作云,天明雪填渠。梦回闻剥啄,谁呼赵、陈、予?”于是“景颺拊掌曰句法甚新前人未有此法李默曰有之长官请客更请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法也”。“有之”以下18字以前一直未认真断句,故一直不甚了了。一日临此帖时似有所悟,乃句读如下:“有之,长官请客? 吏请客? 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法也。”把这段文字意译一下:景颺看了东坡作的诗后,拍掌大笑说:“句法很新,前人从来没有这样写的。”李默接口说:“如果有,那么是长官请客? 还是你请客?”季默用双眼扫视了一下大家后说:“‘主簿、少府、我’,这句诗就用这样的句法。”

联系上下文,景颺所言的“前人”,是指先辈、古人,季默则偷换了概念,把“前人”换成了你们眼前的人,也即季默我。

此事发生在东坡刚到颍州做知州时。长官自然是指导东坡,景颺(赵令畤)当时是签书颍州公事,算是吏,季默即欧阳辩,是欧阳修第四子,当时闲居颍州。

东坡叙事,谐谑、生动、如画。

读书

读书如修行,惟诚、恒、专、静方会有大收获。学贵践行,知行合一,若非如此,学亦无用。

妄想

艺术作品最原始的力量来源于创作者与命运的摩擦与抗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类的话亦适用于此。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逆境,是上天在以特殊的方式向艺术家表达它的厚爱。有人不能领会上天的深意美意,以失去尊严为代价试图去改变,偏为自己最终的一无所获埋下了伏笔。有人希望既能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又能创作丰收,有惊世骇俗、充满力量的作品问世,那是只有愚人才有的妄想。

很多

很多令人艳羡的时代“宠儿”其实是时代的玩偶,有的还早早地成了时代的“弃儿”,就像人之于宠物和时尚的手袋一样。“弄潮儿”想做时代的主人,但大多

命途多舛,有的甚至死于非命。自立者虽然有时也不得不与周边发生关系,但至少可以是自己的主人。大多数自立者都有一套与命运合作的方式:没有不满,只有需要努力的方向。

艺术家既要有弄潮儿一样的勇气和力量,又要自律自强如自立者。有人有幸成了“宠儿”,有人想成“宠儿”而不能,于是心生怨愤。前者的身份在不知不觉间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后者却仍可能是一位艺术家,因为怨愤极有可能催生出生更优秀的作品,然而此时之怨愤已非往日之怨愤。

要旨

致力书法30多年,发现学养欠缺者,技法再好,其书终无蕴藉敦厚之美;有善于伪装者,细味之亦无文化之实。又有学问、技术兼具甚至已获博导之类头衔者,其作品仍乏书卷气,貌若蒸饼,味同嚼蜡。优秀之书家,当文史、艺理、天赋、技术四者兼具,而后自然融合,若所谓学问阔深,实为一两脚书橱,文而不化,则于书艺何补? 古人所谓:“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通”“志”二字,最是要旨。

试金石

李可染先生言:“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胆,并不单指于技法、形式上的大胆尝试和突破;魂,并不单指作品中要有情感与精神的寄托。胆和魂,还须有另一层含义——风骨。即敢于挑战邪恶、敢于揭示真相、敢于为广大众众鼓呼。这是我国文艺的优秀传统,也是革命文艺的光荣标志,放诸当今,是区别从艺者是高尚还是平庸、渺小的试金石。

惊人之语

“好作惊人之语”与“另类”都不应该成为遭人贬斥和排挤的理由。“惊人语”与“另类”大多发生在“疯子”和“孤独行远者”身上。对疯子当施以人性之爱,此自不必多说。孤独行远者如登上绝顶之人,其所见必非常人之所见,其所思亦非常人之所思,形之于言,常人以为是“故作惊人之语”,于其则为“常识”。

幽径

一个人之思想情感,总会以一种特定的形态显现出来,有的含蓄,有的直白,有的夸张,有的故意表现出相反的姿态。直白容易寡味,相反的姿态易致误解,过分的含蓄使人难解而兴味索然。最好的办法是留下草蛇灰线,做引人探寻的幽径。

“娘炮”

对于影视界的“娘炮”现象前几年已有很好的反思,也有所收敛。现如今书画界的“娘炮”却越来越春风得意,享受着千万世人的追捧。书画界的“娘炮”当然与作者的性别无关,专指作品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制作。在书法则表现为描头画角,搔首弄姿;在绘画则表现为“满眼生机都不见,平铺细抹死工夫”。

甜甜、雪梨之类的,但没有,家人只唤它“咪”,然后拖出长音。“咪”性格泼辣,有它在,家里几乎听不到老鼠夜间窸窣的走动声,偶尔还会看到它叼着半死不活的老鼠踩在屋脊上,比田园猫还厉害的样子。“咪”在老家生活了将近十年,直到我出嫁离开,它还是村里一枝花,有着盛世美颜,娇媚可人。后来听说,它学会了打架,时常负伤归来。老吴说,屡战屡伤屡伤屡战后,村里的大猫小猫,公猫母猫,只要见到它就开始躲,俨然村中一霸。

有过“咪”的出现,后来的生活里,每每在哪看到猫的身影,无论它是什么品种,心中总是泛起些许温柔。不知是对已故“咪”的怀念,还是对此物种有着天生不可抗拒的接纳与亲近,总之,我开始留意身边的一只,两只,很多只。

我喂楼下流浪猫的时候,开始没当回事,它们也并不亲人,每次都会等我走远才会狼吞虎咽。我们仿佛遵循了某种规律,互不搭讪,它们有它们的世界,我有我的。后来时间久了,它们中有些变

陶老校长

□陶晓跃

一中的老同事小集,聊起旧话,总会说起老校长陶耕培。

1994年夏天,我从原先任教的五中,调至一中,虽然,之前已与陶校长面晤,有了倾向性意见,可尚未落实,不免忐忑。当年市师资交流中心,设在实验中学,我前去问讯。陶校长见我,便说:“给你一小时准备,上一堂课。”“上课?”我一脸懵懂,“给谁上?”陶校长指着身边的两人,语速不紧不慢,“就我们三人。”“什么内容?”我问。“你自己定,时间20分钟。”

我顿时紧张起来,适逢实验中学任教的日日同窗,立马向他借来初三语文课本,选择了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暗中也期望天时地利人和。也许是我对这篇课文有过自己的思考,也许是临场发挥的几个问题具有一定的价值,也许是我的教态还算自如,我注意到听课的三人,不自觉地点头、微笑。

短短20分钟,漫长而又一瞬而过。没过几天,我便接到一中电话通知,接任初三两个毕业班的语文教学工作。这无疑于我是一种挑战,试想,一所普通中学的语文老师,一下子要去风头正盛的重点中学任教毕业班,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好在骨子里有一点不服输的精神,好在一中语文学科诸多同仁的不吝赐教,也好在众多学生及家长的接纳、认可,我很快多了一份自信。期中考试,学生愉快地交出了一份份语文考试试卷,我也令人欣慰地交上了一份阶段性教学答案。为此,在年级期中考试质量分析会上,陶老校长还特意多说了我几句。

陶老校长博闻强识,开会发言,几乎不用稿子。各种数据,信手拈来;条分缕析,入木三分。他坚持带班上课,掌控学情第一手材料。如此表率,大家自然各司其职,不敢丝毫懈怠。

陶老校长说话从不高声大气,即使是批评,也是轻言低语,却总能让人掂出异样的分量。当年教育局组织初中语文“微格教学”比赛,我作为一中唯一的选手参赛。我不知道何为“微格”?只是想当然地以为,就类似于我调动时所上的一课。我志满意得,如法炮制,不料南辕北辙,远远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的评委李禧同、刘锁诸位老师,听完我的课,面面相觑,大惑不解。第一轮,我便惨淡出局,铩羽而归。

这样的情形,在一中可能绝无仅有。“出师未捷”之大痛,让我备受煎熬。那几天,我不停地假想着同事的异样眼光,别样笑意,如坐针毡。一切似乎风平浪静,可就在那个周末,学校办公室的年轻主任,在校门遇见我,“什么时候找你聊聊”他说得平常,在我的心里却又掀起大波。我知道,他不是代表自己,他是代表学校办公室,代表校长室。聊聊?聊什么?其中的意味太深太长。要知道,我早已不是初出茅庐之流,年轻人犯错,上帝可以原谅,而我正值盛年,却败走麦城,情何以堪?我在不安中等待,等待领导的召见,也等待着疾风暴雨似的批评。

大概是星期三的下午,我走进校门,准备去办公室。当时一中的教师办公室,还是一幢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南向一面,用太湖石叠成假山,山间有石磴,可以攀援,山脚一脉水流,数十条鱼儿游弋其中。景观虽小,却离山高水长之意。就在假山附近,我与陶老校长不期而遇。躲闪不及,我只好硬着头皮招呼。“经验主义,真是害死人呐”,看来我比赛时的狼狽,早已反馈到学校,我一时语塞。陶老校长依然慢条斯理:“一个教师,课上好还不够,还要上好课;而上好课,功夫又在课外。学海无边,书囊无底呀!”人在中年,脚步突然歪去,这时有德高的长者,在你一边,轻轻地提醒:小心。这是何等的幸运!

《论语》中表述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我不敢说,陶老校长亦然,但他的“厉”,他的“威”,实实在在出自他的“安”,大有古仁人君子之风,这样的“风”,源于他内在的精神修养,也外化在他的言谈举止,让人肃然起敬。

我忽然记起,当年一同仁结婚,敬请陶老校长证婚。陶老校长妙语连珠,将近百个成语联袂一体,如行云流水,顿成滔滔不绝之势,其一身的郁郁乎文哉,充盈着睿智与幽默。可惜,那时手机还不盛行,否则将其拍摄下来,一定是证婚词的经典佳构。

更可惜的是,我到一中一年以后,陶老校长因为超龄而退休。我这才意识到,一个时间段里,他为什么每天都要在假山旁驻足,然后沿水流慢走。那是对激情岁月的缅怀,是对“山高水长”教育事业的不舍与深深依念。

此后,再也无缘于陶老校长的言传身教。如今我也退休居家,猜想,陶老校长大概早已忘记了我这个小辈本家,可我总是时时记起,记起他在我人生的拐角,拉起我的重要一把;记起我随后走出的蓝天白云。屈指算来,陶老校长年已九十,惟愿他健康长寿,向百岁慢慢走。不急,陶老校长!

□吴华英子

得磨人,只要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身影就会立马迎上来。老华说过,猫是奸臣,你喂它,它自然会对你亲近。不管是不是,一种超越物种之间的信任总能让人生出几丝暖意,从此对它们上心。小区人大多良善,物业业业人文,对于我一日两次的投喂理解及宽容。偶有人抱怨车座被猫踩脏,也仅是抱怨几句。

喂养它们本是件简单自然的事,不过是买了猫粮与罐头冻干之类的,按时按点投放。但我完全忽视了它们的聪明与呼朋唤友的能力,更忽视了不知从某一天开始,我与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情感链接。小花总是我最爱的流浪小只,年初突然生病去世。我对闺蜜说,它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重新认识,以及能够让我沉下心来去思考,活着,存在,究竟为何。

说起来都是平淡的琐碎,但我是多么喜欢这种平淡的厮守。我与它们,我与世间,如果有期间,愿是永远。